

散淡与勇敢

——王云冲的觉知和技艺

打开海报，看到繁体的書字位于右上角，繁体的畫字坐在左下角。一时竟有种走进王云冲房间的错觉，房间里的物什被整齐地放置和归纳，丰饶而适当的节奏里透出淡淡的却沁入深处的洁净味道，继续联想，甚至如同某种美德正向你微微点头示意。当再看向展览海报的主人“云冲”二字时，云之散淡和冲之勇敢也缓缓地向我们展开。当我们准备进入一个人的绘画时，我想应该先进入的是人。

“昨天等风像等一位老朋友，· · · · · ·我拉开窗帘，看路灯旁烫着头的树冠甩头，幅度不大但有落叶如头皮屑一样落下· · · · · ·风跟着我，满大街都是他的脚印，等红灯时，他替我急，摇得红绿灯杆直晃。”这是王云冲在 2025 年的朋友圈中写下的生活见闻随笔，有趣的是，当我们回看他在 2024 年时描绘的两件《公园风景》的绘画作品时，仿佛看见过去的王云冲正回答着今天的王云冲的问题，或者说，是每一个现在都在夯实甚至是塑造着一直以来的那个“我”。就是这种神秘奇特的时空与情感的降临，才让我们得以理解一个画家对于此时此刻的见地和抒发。正在发生的生活回应着一个人的艺术，所以，王云冲的绘画是真的。

“真的好”和“真的好”，这样的语义分权也常伴随云冲的思想和表达，有着琐碎中的确凿和坚定中的委婉。他将绘画题材（同时是生活）分成人物、风景、静物，又将其具体客观为西湖、瓶子和公园，像一个标本师为自己的一切分门别类、归档整理、拍照登记，像是要用目光如同日月般照亮正在不停分岔的道路。观察者、书写者的比喻永远是难堪的，而画家这部分工作不为人所见，却正是技艺的艰深所在之处。

他将这目之所及化为可见、可用、可感的一把扇子，一阵清风，一个玩具。他的绘画中尽是生龙活虎的生活，或者说是他决意要从真正的生命历程中找到对得起自己的每一次表达；当然，去生活不是为了去画画，去画画也不是为了去生活。没有谁大过谁，也没有谁需要牺牲。这便是王云冲在低智的游戏和泛滥的图像充斥的世界，他怀着这份朴素平等的心意献给绘画的礼物。

艺术的动作无非两种，豁出去和藏起来；艺术需要面对的也无非是珍贵和不堪。这一点云冲非常了解自己，他在绘画中同时使用了这两种动作，也同时面对了两种对象。他将熟练的设

计师技能、经验隐藏了起来，将直觉和手感当作更为珍贵的部分拿了出来，他正愈发的要回到初识绘画时的那份心境。

“朝阳和夕阳”，是耶稣、佛陀、老子和你我的太阳，是共同的升起和流逝，也是共同的悲喜和觉知。塞尚和马列维奇不约而同地认为物象本身无意义，最重要的是知觉。这就是云冲为何不厌其烦、自得其乐地反复描绘太阳和微风，北京的公园和杭州的西湖、日常使用的器具或墓葬中无用的物品的原因。他要说的是作者和对象相互通达的旅程里的不可名状的情愫。他从风景中触摸无名画会、玉渊潭画派、塞尚、高更的执拗与自由，他在静物中与马蒂斯、莫兰迪、常玉仔细的商量，在人物中又与王悦之、关良亲密的交谈。他不继承谁的遗产，也不与谁争夺田地，安静地做周围人、事、物的朋友，做自己的朋友。他的觉知开放且全然。

那他觉知到了什么？我亦有好奇，在中国古代文人画和欧洲现代主义的双重和巨大的审美传统中，是否感到无趣或腐朽？那一套由对象、方法和理解所形成的审美结痂，究竟是不是自己的伤口、是不是自己的病和药？灵性与习气、简洁与冗繁、高级与低俗之间有无分别之心，它又是如何影响判断和表达？我们都是没有答案的人，只想画一张画时画好这张画，拿着钥匙的人未必要去开一道门。云冲的钥匙有很多，钥匙就是此刻，我们只需此刻，我们不需要答案。

他在绘画中的动作不做对抗，也从未去妥协，不革谁的命，却始终捍卫着自己干净和中正的尊严。这是应属于绘画自己的骄傲。它可以不是所谓的创作，可以是已有的语言，可以毫无理论依据与观念输出，可以是任意形象、色彩、边界，可以被看到也可以藏起来，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流行中真正的流淌情感并无碍行动。

接以上意义说，云冲画面里某些“意外”的用笔（形象），接近于“破坏”、“迟疑”或是“放弃”的表达，反倒为绘画者、观看者都带来了转机，它提示着“没有什么”，提示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绘画，怎么生活，怎么绘画，甚至提示你随时可以放弃这美妙的绝境。正是这无数次的绘画动作完成时，绘画反哺给画家的新的生命状态和体验，也必将丰盈他的一生，就像他飘逸决绝的笔触和形体处理，透明交错的色彩关系，不是他老练的技艺、自在的境界的表达，反而更接近一个普通人、劳作者日常反复的练习、归纳、汲取、重来，以及沮丧和惊喜。他以“普通”来升起和保护那份觉知。

“普通”的方式是对诸如金农、髡残、蒙克、鲁奥、赵刚、马克鲁等等古今画家的学习，也是对一个古旧灯盏、残破石雕的打扫和清理，是对女儿近视、花草枯萎、馒头蘸酱的观察和同在，是对生命的欲望感和作品形式感、完成感的追逐与舍弃。这是王云冲普通的觉知方式，他不追求高明的变化，继而去体会一个形或一抹色自己的位置，他也不追求古法中的骨法，

GALLERY MC | 美成空间

只愿记录下树的枝叶当下的舒展与自己的共振，更不用去审视判断文明的包袱和希望，反而如写作写生般与所在的时空相处。他更愿意用出神且无畏的方式，去发掘生活和艺术中的那些更隐秘更陌生的空间、形式、关系，以及自己。

云冲不在认识、方法、语言中纠缠。他专注于开始和结束，以及其中的起落，坦然接受断裂残缺中时间带来的速度和力量，笨拙缓慢地练习一阵风或一道闪电带来的飘渺和短暂。面对如此强烈的冲撞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而进一步去处理非单向的前进和回归、深入或浅出的进程，更是一门非凡的技艺。一个有着神采和温度的画家：云之散淡的觉知，冲之勇敢的技艺。

贺勋 2025/4/18